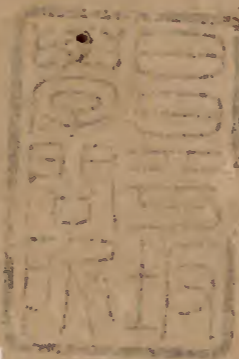


杜詩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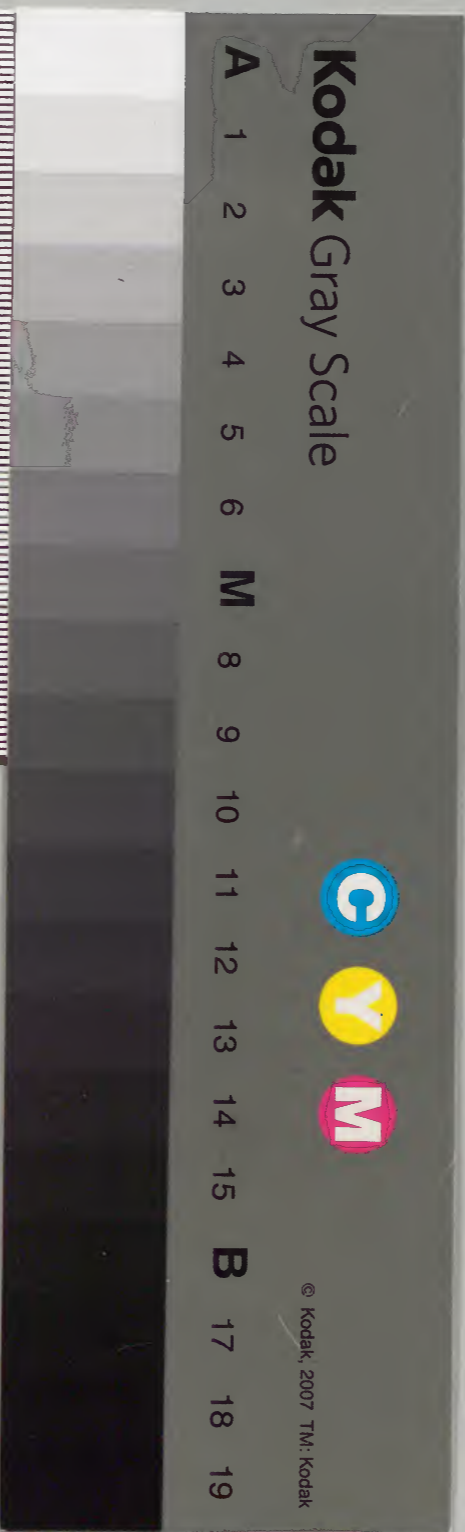
五五言



漢書門類			
一	七	三	一
八	四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一	漢
二	〇	三	書
函	一	二	
一	八	二	
六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32
冊數	18(11)	
函號	312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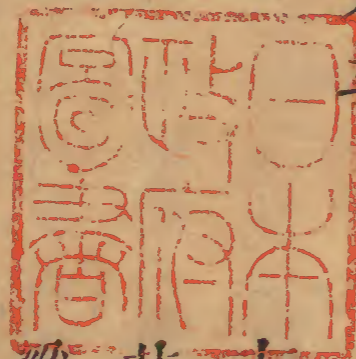






辟疆園杜詩註解

五言律卷之五



古任李 北蠖庵甫
北海畢忠吉致中甫 評
梁谿顧 宸修遠甫著

不見

公自注近無李白消息

曾鞏序云白蜀郡名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
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

杜詩註解

五言律

辟疆園

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
 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
 宜貫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
 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
 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泚洞庭上峽
 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
 過金陵徘徊于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
 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
 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

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
 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
 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
 合于白之自叙蓋史誤也
 按子固序則新書稱流夜郎之後復下尋陽獄誤
 也年譜云半道承恩放還有寄王明府詩云去歲
 左遷夜郎道今年救放巫山陽自放還之後遊歷
 非一處此云不見正念其放還之後非流夜郎時
 也蔡夢弼編此詩為上元二年作即梁權道編在

寶應元年亦未為不是蓋白之友在寶應元年十一月也新書云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黃鶴注謂在夜郎而憶之非是

不見李生久伴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公與白同遊齊魯在天寶四載前註已詳言之白魯郡石門別杜二子美詩自此別後公屢形懷憶竟不得再見冬日春日之懷白在江東公在長安天末之懷及夢李白二首白在夜郎公在秦州此云不見

白在浪遊公在成都公與白最稱交好考其相從歲月僅在遊齊魯時前乎此後乎此俱未相見也今日不見李生久蓋在上元寶應之間追憶天寶四五載時已十七八年矣箕子披髮佯狂則佯狂非得已也白之縱酒豪放豈真酒徒哉亦激而不得不然耳皆忌才者則欲殺之憐才者則哀之曰皆曰獨可見世皆忌才之人憐才者在公一人耳鶴林玉露曰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

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
 云借問因何太瘦坐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云者譏其
 困雕鐫也子美懷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細云者譏其欠縝密也按太瘦生之句李集無之詞
 語鄙俗昔人辨為非白句久矣細字之說已見前註
 觀此詩云敏捷千首及八仙歌云一斗百篇又寄白
 二十韻云落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公之推重白詩
 何如哉而云欠縝密何耶豈有欠縝密之詩而可以
 驚風雨泣鬼神者耶玉露說詩之固如此將李杜二

人之情好不幾一筆抹殺耶且子美自云沈鬱頓挫
 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則子美未嘗不白誇
 敏捷也曰飄零酒一盃可見白正在浪遊時
 容齋二筆曰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
 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
 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
 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
 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
 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

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
 杜句知康山在蜀斐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
 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
 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以來編于屬籍神龍初自碎
 葉還廣漢因僞為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
 非好事者偽為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
 之詩耶歐陽志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于
 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為正
 黃鶴曰按李白集有望廬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

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又望廬山瀑布云而我遊名
 山對之心益閒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
 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
 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峰愛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
 壯觀也卜築于此吾將老焉今峰下有書堂舊基白
 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
 丹崖綠壑神其鑒之又白送侄嵩遊廬山序云慚未
 歸于名山然則匡山斷指潯陽匡廬山而言鶴註是
 也

錢牧齋曰唐詩紀事載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補令于此聞李白本邑人微時慕小吏棄去隱居大匡山今猶有讀書臺吳曾能改齋漫錄歐陽惇輿地廣記皆本天惠之說按太白居廬山見于詩文不一而足曾鞏詩序云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公憐其因此得罪故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彰明遺事所載乃委巷傳聞之語西蜀楊慎華力引為蜀中故事殊不足信容齋二筆亦云太白鄉郡當以范傳正碑為正而好事者又偽為范

傳正碑以亂真可恨也畢致中曰匡山屬蜀似亦有據然讀書論意看到因永王逼致下此語則匡山之屬匡廬非蜀匡山意義大別矣曰頭白好歸來白之身得以自由明矣故公望其急歸也若流夜郎時白豈能欲歸即歸哉觀公夢李白詩云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又云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又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則斷難望其好歸來矣

江頭五詠

黃鶴曰王筠有才名沈約重之約于郊居作齋間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于壁皆直寫之辭不加篇題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詠公詩亦可云肖物呈形矣江頭即江畔獨步尋花處以是日所見入詠也五篇皆有意寓當熟味之

丁香 古體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庭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日華子云丁香治口氣御史所舍之香也碎錄丁香一名百結子出枝葉上如釘長三四分有麓大如山茱萸者謂之毋丁香王梅有十二子名以丁香為丁子索

此言丁香體最柔弱其枝條可亂結也墊下也子出枝葉上故曰枝猶墊葉帶浮毛花披素艷王梅所詠雨裏含愁態枝頭綴玉英是也王洙曰丁香結實墮于蘭麝間則有粉身之患末二句危言以戒之



黃鶴曰此篇公自言見棄遠方漁樵為伍不復更懷
 末路之榮自貽粉身之患也愚謂公意正惡其柔耳
 柔而且艷宜自處幽僻可以全身免患乃以柔艷之
 姿當晚暮之景一旦與蘭麝為伍柔艷者而既晚矣
 蘭麝之香則又過之雖粉身而不足惜矣晚而不知
 戒艷質竟何有哉

麗春

古體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頃一作好顏色多漫枝條
 賡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此貴重一本作稀却

怕有人知

群芳譜曰麗春罌粟別種也根苗一類而數色咸且
 須須臾也其花朝開暮落顏色僅須時耳釋韻賡增
 加也叢生多葉如增加者然
 桃李隨移隨活獨罌粟之種移植他處即稿此所以
 可貴重却怕有人知狀其不可移也
 黃鶴曰此篇言競進者多而公獨流轉遠僻少有知
 已者愚謂春花之中麗春獨勝以其顏色好也其實
 顏色何能勝桃李但桃李能移因人鹿鹿獨此花性

上詩注釋

五言律

八

碎珠園

不可移所以可貴重耳。公負耿介之性，正取麗春之
 不可移也。移之實是愛之，其畏人知，非以逃名。正是
 不受人憐處。故于百草之中，特表而出之。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于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

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西陽雜俎：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貞白云：

梔子剪花六出，剖房七道，其花香甚。卽西域薝蔔花

也。佛說譬如人入薝蔔林中，惟臭薝蔔不闌餘香。因

是西域之花，故曰人間誠未多。

漢書：梔菑園。註：梔，支子也。晉宮閣名華林園者，梔子

五株。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所云于

身色有用也。其性極冷。所云與道氣傷和，言傷溫和

之氣也。其實經霜則紅。所云紅取風霜實也。葉似兔

耳厚而深綠。春榮秋瘁。所云青看雨露柯也。

謝宣城咏梔子樹詩：有美當堦樹，霜露未能移。還思

照水綠。君家無曲池。梁簡文帝云：素花偏可愛的。的

半臨池。公取兩詩之意，故言梔子映江波，則有情。因

無情故移汝使汝得映江波更為可貴也

黃鶴曰此篇公自言飽歷風霜雨露而獨見遺于外

也○愚謂色不可恃者也○氣不可傷者也○其色可染乃

經風霜而色始有用其性甚冷乃滋雨露而氣仍傷

和則不諧于眾木不偶于人間草木中之最無情者

也○移而置之江波庶得遂其性乎

鷓鴣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

翻曾經剪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謝惠連鷓鴣賦宛羈畜于籠樊鷓鴣本水鳥入于籠

中則失其性矣○雖故寬織其籠然特慮其性善動動

則恐損毛羽○非所以適其天也○看雲而悵望雲際本

非其地○但悵望耳○失水則不禁呼號矣

韓詩外傳曰鴻飛千里特六翮耳○凡鳥之勁羽止六

也○六翮經剪孤飛未高○合上聯總見樊籠之苦

結二句○故轉一語以慰之○雖未離樊籠然可免鷹隼

之慮○今之留滯莫辭勞可也○總不能出樊籠之中則

鷓鴣之不自得亦甚矣

黃鶴曰此篇公自言失位于外無心求進雖有留滯之嘆幸無搏擊之虞愚謂天地一籠也然得其性雖踟躕之地亦適失其性雖軒敞之地亦牢公之去郭而居江上地豈不寬然正所云故使籠寬織也去其所依動卽有損雖呼號而莫救蓋已經摧殘之餘安能使我奮翅而高飛故今日之江頭正我之寬籠也幸無鷹隼之患聊以自慰且在此淹留耳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

覺群心妬休率衆眼驚稻梁露汝在作意莫先鳴
花鴨身無泥滓使人可愛故畜之堦前觀其緩步其性舒徐也在群鴨之中羽毛獨異以其黑明明耳下一太字便見孤潔自好有不屑同群之意故不覺群心起妬衆眼率驚也心與眼俱指衆鳥言妬與驚正如驚其羽毛也
末二句戒之之詞言其羽毛稍異黑白分明便難容于群心衆眼則花鴨益宜深自韜斂矣况汝不必自爲覓食稻梁之供愛汝養汝者自然露足汝可作意

而先鳴乎凡鳴當食必鳴戒其無先鳴正欲其與群

鴨同鳴無立異意也

黃鶴曰此篇公自言以直言受妬出居于外雖有一

飽之適猶以先鳴為戒愚謂潔身自處者必有獨立

之患獨立不懼者必有作意之鳴蓋世所最忌者作

意也忽然而作一意則我行我意不與眾諧未免太

分別人之黑白自然群心共妬眾眼皆驚誰復有愛

而惜之者哉稻梁露汝恩莫大焉胡為先眾而鳴也

此公自道直言遭貶喻意顯然

按五詠據江頭是日所見而言首詠丁香立晚節也

次詠麗春守堅操也三詠梔子適幽性也四詠鵝

遺留滯也五詠花鴨戒多言也雖詠物實自詠也因

前二首為古體或割裂之不知此乃一時之作或一

日之作公之座右銘也安可分其孰為古孰為律乎

故並列之律中

水檻遺心二首

公有水檻在草堂前嘗賦水檻詩云茅軒駕巨浪

是也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
 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草堂在成都西村故曰去郭去郭故地曠而軒楹可
 敞且一望皆江無村落阻隔無村故地遠而眺望益
 賒中二聯水檻之景遣心之事也皆承眺望賒來
 李璠佩白少岸多花亦屬恒語曰平少岸分明一望
 渺然則澄江愈澄矣曰晚多花如見夕陽掩映則幽
 樹愈幽矣用字平易只如不覺若入晚唐便添許多

痕跡矣
 葉石林曰詩語忌過巧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
 如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
 虛設細雨着水面為漚魚背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
 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
 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
 唐志成都戶十六萬九百五十此言其戶雖多總與
 公無涉惟此地兩三家幽僻可遣心也
 畢致中曰末二句與去郭無村相應郭中則十萬戶

亦有無村則兩三家而已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
 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先夜雨後朝晴寫出水檻晴景葉潤衣乾便見先雨
 後晴也
 公之所不能自遣者老病耳浮名耳今併此兩者付
 于涓涓之酒惟憑酒以送此生則無不可遣者矣四
 句須一氣說
 屏跡三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
 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凡人用巧者勞用拙者逸既曰吾道未有不任其自
 然可以巧力叅其間者故吾道必用拙而存此公見
 道語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不知者便謂一聽之天不用一毫智力經營圖
 度然此正吾道之所存也幽居則性情閒暇凡物之
 情可一一體認而出便與物情親近津津能道其所
 以然下四句皆物情也

桑○麻○有○桑○麻○之○情○其○滋○雨○露○既○深○則○欣○欣○以○向○榮○燕○
 雀○有○燕○雀○之○情○雖○荷○生○成○未○全○亦○飛○鳴○以○自○適○然○非○
 幽○居○而○與○之○近○斷○未○易○知○其○所○以○深○所○以○半○也○
 賽○社○迎○神○村○鼓○時○時○聲○急○村○人○之○情○甚○勞○村○人○勞○而○
 公○獨○逸○以○逸○近○勞○故○勞○人○之○情○聽○急○鼓○而○悉○之○烟○波○
 縹○渺○漁○舟○箇○箇○皆○輕○漁○人○之○情○甚○逸○然○漁○人○逸○而○公○
 亦○逸○以○逸○近○逸○故○逸○人○之○情○觀○輕○舟○而○得○之○二○語○更○
 見○屏○居○不○與○世○接○之○意○
 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公○雖○

白○首○杖○藜○喜○屏○跡○而○跡○清○併○心○亦○為○之○清○也○正○與○用○
 拙○存○吾○道○相○應○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一作野○色○舍一作影○
 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

梳○頭○
 惟○地○幽○故○無○營○惟○無○營○故○無○事○惟○無○事○故○可○晚○起○首○
 聯○文○法○從○逆○說○上○公○前○詩○云○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
 關○公○之○早○起○原○以○幽○事○關○心○今○地○轉○幽○而○晚○起○併○幽○
 事○亦○無○營○矣○

次聯地轉幽也三聯無營也末聯家無事而晚起也
六句亦從逆繳上細玩乃知之嵇康絕交書云頭面
常一月十五日不洗末句用其事

衰顏甘屏跡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
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一云獨酌酬甘泉
歌長擊樽破

按屏跡共三首前二首律體此一首古體同時作也
題名屏跡此首中方點出屏跡二字可知三首無容
割裂矣且此首雖屬古體而無一句失括無一字失

對自是仄韻之律

公屏跡高卧所見惟幽事而已鳥下竹根龜開萍葉
偶然所見皆幽事也

兵戈擾攘歲恒凶饑酒價之乏公時時慮之蓋公所
遣懷者惟酒而已禮記儒有併日而食此云日併正
用其意與年荒二字作對公惟併日以爲食故課園
蔬尤急也舊解因乏酒價故併課園蔬以充估直似

兩句牽爲一句矣
酒價既乏所酌者惟甘泉而已酌而且歌歌而且長

長○而○至○于○擊○樽○擊○樽○而○至○于○破○公○之○狂○態○具○見○無○聊○
 之○態○亦○具○見○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
 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
 擊○吐○壺○壺○盡○缺○公○長○歌○而○擊○樽○破○有○類○于○此○
 黃○鶴○曰○唐○食○貨○志○云○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
 貴○肅○宗○以○廩○食○方○缺○乃○禁○京○城○沽○酒○期○以○麥○熟○如○初○
 二○年○復○禁○酤○廣○德○二○年○定○上○下○酤○戶○以○月○收○稅○五○行○
 志○廣○德○二○年○秋○關○輔○饑○米○每○斗○千○錢○永○泰○元○年○饑○京○
 師○斗○米○千○錢○此○云○年○荒○當○是○永○泰○元○年○蓋○廣○德○二○年

秋○關○輔○方○饑○而○此○詩○乃○夏○初○作○若○在○其○年○不○應○先○事○
 而○言○故○知○為○永○泰○元○年○夏○初○作○無○疑○肅○宗○于○干○戈○未○
 定○之○時○猶○能○以○年○饑○禁○酤○酒○而○代○宗○于○斗○米○千○錢○之○
 歲○方○且○定○天○下○酤○戶○以○收○稅○公○故○卽○詩○以○傷○世○變○也○
 又○云○是○年○正○月○公○自○幕○府○而○仍○歸○溪○上○矣○龜○開○萍○葉○
 過○故○知○為○夏○作○愚○謂○鶴○雖○長○于○考○據○往○往○因○考○據○之○
 過○反○固○于○說○詩○史○書○是○年○饑○亦○僅○云○關○輔○饑○未○書○蜀○
 饑○也○以○關○輔○之○饑○而○概○及○蜀○饑○可○乎○且○此○詩○但○言○酒○
 價○乏○亦○公○日○用○之○恒○事○耳○乃○云○以○年○饑○收○酤○稅○有○傷

世變之意○豈公因家○無酒價○遂訕君○譏上乎○龜開萍
 葉○春秋二時○亦未嘗○無之○因此○而定○為夏○初作○可乎
 且公○辭幕府○而歸○草堂○五月○即離○草堂○而南○下○並不
 聞蜀○中饑也○屏跡○高卧○日課○園蔬○公方○偃處○草堂○之
 中○未有○去志○故蔡○夢弼○梁權○道俱○定為○寶應○元年○作
 無疑也○
 寄高適○
 當是寶應元年作○是時公在成都嚴武將入朝○公
 欲往東蜀先寄此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
 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本傳云○公游東蜀○依高適○當在此時○嚴武入朝之後○
 思按公○厭蜀思○吳欲下○荆襄○無日不○形諸魂○夢無時
 不見○諸詩○歌○荆吳○為楚地○今與○相隔○甚遠○雖欲○往而
 勢有○甚難者○故曰○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既不能
 往○荆吳○惟有○依適○耳○首二○句先○言所以○依適○之故○
 公贈○適云○歎惜○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
 句法○如何○適老○而能○詩○詩名○惟公○可共○耳○適傳○云○適

具王伯大畧慷慨善談論故公欲與論世事考是年
 玄肅相繼而歿代宗初即位一番世事又復更新非
 適不足與論也○是年四月代宗即位南星南極老人星也蔡夢弼曰
 以美適之壽也邵二泉曰代宗即位適召還故曰南
 星落故園考適傳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適不能救
 因召還則所云南星落故園應指廣德元年然北闕
 更新主句又不合矣愚按南極老人星即金星也天
 文誌金星在北月在南則單于不當敗金星在南月

在北則單于當敗今日南星落故園謂南星仍照落
 南地喜得其故位也此時史朝義將敗撓搶盡掃太
 平復見公蓋占天文而得之正上文所云世事願與
 適共論者也落字如此解方確妥或以公詩屢用故
 園俱指洛陽而言然洛陽亦南方也此句中意義未
 嘗不可相通○方采山曰北闕更新主當有哀感意接以爛熳倒芳
 樽似未穩不知公與適皆玄肅二宗之知己豈無故
 主之悲然新主更化南星見祥公已知朝義之必滅

矣○滿○腔○喜○意○急○欲○告○之○適○定○知○相○見○而○倒○芳○樽○有○不
容○不○爛○熯○者○此○從○世○事○而○喜○非○公○一○已○之○私○情○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劔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

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烟霞會清樽幸不空

公館即嚴公廳事也蜀道畫圖陳列廳事故公與嚴

公同詠下四句正見地圖之雄

水經注李冰沿水造橋下植七柏上應斗魁七星故

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連橋間元和郡國志

雪山在松州嘉城縣東八十里即西山也此言劔閣

在星橋之北松州在雪嶺之東圖中所畫蜀中山水

形勝也

華夷之山皆起于西山之西即崑崙山也蜀江之水

東趨于海乃入吳中圖中所畫蜀道脉絡之相貫也

烟霞畫圖也公與與之會不覺酒興欲酣幸得同斯

宴而酒樽不空也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奉濟驛在綿州寶應元年七月嚴武奉召還朝公

送至綿州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孟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送既遠，則不得不別。從此而別，正復不忍別也。望青山而欲為情，其何以為情。幾時孟重把，期後會也。昨夜月同行，傷今別也。此句更含情，凄婉。

列郡謳歌，無不惜其去。見武能得民心，武歷玄肅兩朝，今赴代宗之召，是三朝也。此言武相君之久，三朝

之間出而又入，榮莫大焉。鄭善夫曰：二語蘊藉，崇隆末二句，深感知已之詞，真覺黯然魂銷，徬徨而失其所依，無限深情，別恨溢于言外。

九日登梓州城

寶應元年七月，公送嚴武到綿州，未幾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一作乾坤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首二句，憶往日之興，嘆今日之衰。追歡追昔，日飲黃

花酒之歡也。而筋力已異。望遠登高而望遠也。其歲時仍同。只筋力異。歲時同。六字中無限白髮翁之感。隱承不露。公于弟妹無日不形之。詩歌悲歎。今弟妹不可見。只從悲歌裏見之。朝廷日困于兵戈。不堪醒眼而觀也。醉中猶不忘朝廷。正是一飯不忘君處。愁與醉無醒亦是此意。黃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西域党項又入寇也。錢牧齋曰。此指徐知道。

以○兵○守○劍○閣○也○鶴○註○愚○矣○

九日奉寄嚴大夫

時嚴武歸朝以御史中丞進為大夫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

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

錢牧齋曰。寶應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

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鑑載六月。以武

為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進。誤也。

當以此詩證之。

按武赴召七月離成都九月尚未出巴公在梓憶之
 言當此登臨惟應愁思耳何冒險而行經時如彼
 其久也時武持節在巴嶺無路可出公故念其愁况
 有如此○
 香醪細菊九日應有之物雖小驛重巖亦必有之借
 以慰勞耳結言嚴必回首相憶也首句公憶其愁思
 未句嚴復回首于公情好之篤可知停雲思友故曰
 白雲間也首曰應末曰遙知皆公遠憶之辭公憶嚴
 嚴又憶公正相呼應

附嚴答詩云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
 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
 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
 悲
 客夜

寶應元年公送嚴武至綿州遂至梓州時家在成
 都草堂故曰客夜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卷一作簾殘月影高枕遠江
 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客中不能睡故覺秋天不肯明工在不肯二字卷簾
 而見殘月之影高枕而聽遠江之聲皆不睡之况皆
 不肯明之况吳曾漫錄云張說有深度驛詩洞房懸
 月影高枕聽江流此詩用其意
 惟無衣食故仗友生舊解指嚴武言此時公已別武
 似無可仗本傳云遊東蜀依高適當在此時則友生
 應指高適言
 老妻數紙自成都而來然已悉未歸之情計拙二句
 正未歸之情也說到悉情二字悲感無限不說其所

以未歸僅悉耳數紙之中皆是未歸之情皆是他人
 不能悉之情

客亭

秋窓猶曙色木落更天一作高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

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一作衰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似

轉蓬

此首與上首當合作一首看從不睡而望天之明從
 不肯明而見殘月之影時猶高枕也從殘月影落而
 見秋窓之曙色則不肯明者已將明矣又聞落木之

杜詩

聲○秋○風○蕭○蕭○發○于○天○際○時○猶○高○枕○也○漸○見○日○出○于○寒
山○之○外○寒○山○不○可○見○而○日○光○已○在○窓○際○江○流○于○宿○霧
之○中○遠○江○聲○可○聞○而○霧○氣○已○隱○亭○中○寫○出○秋○天○曉○色
如○畫
聖○朝○無○棄○物○說○得○聖○度○包○荒○甚○大○老○病○已○成○翁○自○處
于○不○得○不○棄○之○地○也○既○棄○于○聖○朝○則○衣○食○之○計○舍○友
生○更○無○可○仗○所○以○老○病○殘○生○猶○未○免○有○多○少○事○在○飄
蓬○轉○展○作○客○而○不○能○歸○豈○得○已○哉○雖○見○悉○于○妻○孥○實
自○傷○其○老○拙○讀○二○詩○客○情○客○景○描○摹○殆○盡○真○令○作○客

人不堪多讀

王翰孺曰孟浩然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老杜
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其語相似其用意懸絕
故明皇一聞孟詩曰卿自棄朕非朕棄卿使聞杜語
寧有此論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通典兩漢有功曹吏主選署功勞北齊諸州有功
曹叅軍唐曰司功叅軍開元初京兆及諸都督府
並曰功曹叅軍廣州為中都督故置黃蔡俱次為

土寺王平

五言律

五

辛

寶應元年作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
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李廣傳註云衛青伐匈奴絕大漠克獲帝就拜大將
軍于幕中幕府之名始此南粵傳楊僕為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橫浦元和郡國志桂江一名灘水經臨桂
縣東去縣十步楊僕平南粵出零陵下灘水即為此
也衛青以此廣之府帥楊僕以此楊長史譚
漢遣使者必持節廣州大庾嶺即梅嶺也言楊五遠

持節于廣州直于梅花嶺外南海水邊而念我不置
寰宇記銅梁山有二屬梓州合州十道志銅梁在涪
江之南公時正在梓州楊書遠及銅梁也後漢循吏
傳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珠浦使
將旋言功曹却歸也
末二句述已之苦囑段之意寄楊之情無限繾綣委
折故題曰聊寄此詩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公維述云魯之張叔卿孔巢父者聰明深察博辨



閱大固必能伸于知己是何面目黎黑常不得飽
 飯喫李白傳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
 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叔明即叔卿也孔巢
 父後為給事中御史大夫叔卿僅為判官在幕下
 信乎其窮也公得張書當是在梓州與楊長史書
 同時到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傳雲
 深驃騎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鄉關以胡騎而隔遠宇宙以蜀城為偏方見已客况

之寥寂

廣州在南南方屬火故曰炎州巴蜀有明月峽三峽
 之一也張書發自炎州從月峽而遙傳也
 時張叔卿在某將軍幕中曰雲深言遮蔽而不可見
 也世說張憑謁丹陽尹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
 臾惔出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時入榮之公與
 判官相隔不得面是隔孝廉船也借驃騎幕以喻叔
 卿之羈身而不能來借孝廉船以明已之急欲覓而
 終相隔曰夜隔者言留宿孝廉即于昨夜而明日還

左詩言解

船又念傳尋覓是恨不即見也

末二句相思之情直至無可奈何却以雙愁眼寄去

雙愁眼中惟淚點懸而已深情苦境全在一懸字覺

淚垂淚滴俱不足以盡之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江明交

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

廣州南百里即大海自蜀至廣程途甚遙春以紀時也

成都三峽有東湖西湖房湖峽雲湖日記其經行之景

丹砂白葛皆廣州產公冀其因估客而遠寄且時時寄也

黃鶴曰此公春在成都作非梓州作也若在梓州公

是時有意于出峽必不言時寄錦官城矣愚按前二

首在梓州作則此首必屬同時公在梓州暫客耳有

望功曹之寄斷非一時所能到自應囑其寄至錦官城也

王詩注

五言律

天

梓州

題玄武禪師屋壁

九州要記玄武山一名宜君山一名三嵎山在玄
武縣東二里其山六屈三起方輿勝覽大雄山在
中江有真武廟杜詩玄武禪師屋在此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瀛一作州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

水一作流錫飛常近鶴杯度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

遠遊

世說顧愷之為虎頭將軍又云虎頭小字也虎頭多
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于瓦棺寺非

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此言禪師屋壁山水妙

絕非名手不能畫故以虎頭擬之非真虎頭畫也下

皆狀所畫之景

日照石林而有氣且其氣皆赤天連江海而有聲併

其流亦青想見此畫真是繪影繪聲神手

飛錫用誌公卓錫山麓事近鶴即白鶴道人也傳燈

錄劉宋時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列子海

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公借用

兩事合為一句以寫畫境之妙雖畫中未必有此然

本詩言解
卷之五
公白鶴相爭水勢之遠一任

可見山麓之奇能使誌公白鶴相爭水勢之遠一任

杯渡狎鷗游戲疑幻疑真未易形容肖似

廬山記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

俗廬阜雜記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陶淵明遂造焉

因勉令入社公言此書信若入廬山之路而與惠遠

從遊也以廬山比畫故曰似以惠遠比僧故云真

遠遊

賤子何人記迷方一作芳着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開京華

賤子公自謂也言長安故人無復有記憶者矣鮑昭

擬古云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公到處為家幾迷

方而無所定時在梓州命題遠遊以此

竹風江沫遠遊之景種藥吟詩所以遣遠遊也

按寶應元年冬十月諸軍發陝州攻史朝義朝義屢

敗將輕騎數百東走僕固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十

一月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渡河帥衛州兵來

戰又敗走李懷仙斬朝義首來獻公遠在梓州傳聞

未確故曰似聞失喜言出于不意也當與七言律聞

詩五律
五言律
梓

官軍收河南河北先後作

王又宣曰聞賊破而喜人之常情只着一失字從前之揣摩憂慮當日之驚疑踴躍種種如畫老杜真寫生手也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黃鶴曰通泉縣名屬梓州當是寶應元年冬十二月公至通泉時作公又有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姚通泉晚携酒泛江詩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

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

此詩與遠遊一首同意江水東流清樽時把異方宴賞相與日追隨而不覺然想到何處是京華則猛然驚醒方知此身之在異方也亭景村烟眼前遊玩既京華不知何處豈復念其家故每遇形勝托之狂歌即以得醉處為家也遠遊詩云迷方看處家又云失喜問京華種種同感李璠佩曰得醉即為家五字怨極飄零之感鄉國之思含藏無限與何處是京華莫作兩層看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栖江
 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雙雙新燕子依舊已啣泥
 首句公在客久故發嘆以起興總言行路之難宜今
 日之登樓一望欲迷也所望皆迷更何處可行迷字
 正見難意下六句皆欲迷之况
 身既已老却少壯得乎跡困于逆旅所有者但羈栖
 而已此外無有也舊註謂身却無少壯跡但有羈栖
 宜倒一字句反不健

一望江水流于城郭之中江水而既知歸矣可惜春
 風但入鼓鞞之內春風而盡吹愁矣登樓所見所聞
 如此

古詩思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室末言燕子猶得歸故
 巢而我羈栖之身一望欲迷而不知所歸正見行路
 之難有如此也
 畢致中曰後四句亦是城郭人民半已非舊家燕子
 傍誰飛之意全寫出望欲迷三字之神

天畔登樓眼隨春風一作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

存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起二句正登樓望欲迷也眼隨春而入故園不知故
 園果在何處如此方見欲迷舊註故園指洛陽言指
 定一處便非欲迷之景矣
 李夔庵曰公已無家可歸又刻刻欲歸亦終歸于故
 園耳然故園之念雖切而羈栖之身躊躇未定又不
 知誰為我之故園也故下又有思吳之句若欲歸洛
 陽又不復思吳矣
 戰場今始定喜史朝義已滅移柳更能存憶故園之

柳也更者疑辭言不知更能存與否也江令詩見桐
 猶識井看柳尚知門公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
 中却盡生可與叅看
 以公交遊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人情久客未有
 不相視落落者乎其後又有厭就成都卜之句晉張
 翰守官于洛及秋風起忽思吳葦菜鱸魚之美遂棄
 官而歸公思吳之興亦復如是公未嘗不喜冷而交
 遊斷不可冷公未嘗不惡繁而勝事則不嫌繁所云
 勝事亦傷今吊古不過追尋吳中之勝跡企慕先賢

杜詩言解

之盛○事○而○已○非○有○愛○于○吳○地○之○繁○華○而○欲○作○此○遊○也○

寰○宇○記○荆○門○本○漢○舊○地○荆○襄○之○要○津○宜○都○山○川○記○南

崖○有○山○名○荆○門○北○崖○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如○門○然

唐○貞○元○間○始○立○荆○門○縣○屬○江○陵○府○公○欲○埋○舟○楫○而○下

荆○門○由○楚○入○吳○以○遂○思○吳○之○志○也○

明○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

明

廣○德○元○年○梓○州○作○是○年○岑○參○自○虢○州○長○史○入○為○太
了○中○允

遲日春深

江一作

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

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詩春日遲遲帝鄉愁緒春色淚痕謂玄肅是年三月

葬也

朝野僉載咸亨中謠曰莫浪傳阿婆瞋莫浪傳者防

不知已也報岑范者為知已也後四句俱囑魏之詞

恐魏到京之後故鄉宴樂遂不念公之愁困故欲其

併囑岑范當各以衰年為憶也

王又宣曰只莫浪傳三字幾許鄭重幾許繾綣比新

上詩正解

五言律

五

梓

詩句句好一任老夫傳更覺深至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 得山字

涪江在梓州涪城縣

追餞同舟日傷春心一作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

還花雜遠一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

毛斑

一水指涪江言古詩相望一水間公與韋雖同舟則為飄零之客一則有還京之喜傷春自不同也花雜雲輕舟中所見花雜而隱于重重之樹不復辨

為何花雲輕而覆于處處之山不復辨為何山此即

何處是京華意也韋別去而益增愁則益增老矣此

生那老蜀不灰會歸秦公矢志已決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

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

上客指李梓州言上客落船空騎遂回也題曰諸舫

則女樂另在一船而與宴客之船近故曰佳人滿近

船滿言其多也

江之清則在歌扇之底。本言江清徹底而以歌扇二字嵌入，便覺滿江俱歌扇矣。野之曠則在舞衣之前。本言野曠無前而以舞衣二字嵌入，便覺遍野皆舞衣矣。極言泛江之艷麗如此，正承上滿字。玉袖以玉飾袖如玉衣是也。梁簡文帝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凌風並謂美人對舞。玉袖凌風，自相上下也。金壺酒壺也，隱猶避也。船為浪所搖，亦因之而偏。邵二泉曰：隱映也。言在船中，如搖漾于金壺之上，其影有時而偏也，更勝。

鮑明遠詩：茲晨自為美，當避艷陽天。明媚色指女樂言，艷陽天指春日。言想見諸女樂在舫，曲終舞罷偷眼而覷，艷陽如不敢觀，又如恐不及觀，故以競將二字寫出，各各自憐之狀，何堪以明媚之色直抵艷陽之天。但偷眼一觀，相形已覺無限。正鮑詩當避意也。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歌袖歌而且舞也，聽睹之久，白日不覺漸移。謂泛江將暮也，笛聲徹于青霄之際，覺青霄與笛牀相近。造

語造意俱奇

古詩云度曲翠眉低，謂歌終更授其次。張衡舞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人。註：一人曲罷再授一人也。紫度曲者，未授之前先紫，迴以作將歌之態也。雲鬢分行，言佳人之多分行而侍，以待曲之度也。初下船，則回騎。今回舟，則又將上馬矣。故繫馬而待者，與從各立于千山之際，不覺日之已夕。舟自江迴，遙聞一水皆香，狀出迴騎迴席次第。第二首只如一首，神情如畫。

羅敷行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古樂府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雄。鴛鴦逐野鶴，恐畏不成雙。寫到回舟之景，一水皆香，正恐使君子此留連而不能去，故以結二語戲之。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寺在長平山鄰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洒共安禪。

將五馬若
個合安禪

上寺至

五言律

能

卒

無人境言非復入境也不住言無着也取佛書不住
相意公每作釋寺詩必以禪語參入此中大有解悟
非漫為點綴也

鶯花無處無之即在此寺中得見得聞亦隨世界之
鶯花耳然此語中實有一切世界俱空意樓閣倚山

巔雖是實境自覺高危悚動下臨無地

三聯公已証入禪理既遲暮矣而身何得則此身之

空虛可知然至遲暮而始悟此身之空虛則悟亦已

晚既登臨矣而意惘然則此意之無着可知然至登

臨而忽悟此意之無着則悟非關意

公既悟則能安禪矣而四使君者不知此為無人之

境不住之天佩金印而登臨何為者耶故公急勸之

金印既解此身便瀟洒無碍矣瀟洒無碍則可與四

使君共安禪矣法華經偈曰安禪合掌到得安禪地

位身與意一切俱空併鶯花樓閣亦不知銷歸何處

惟共遊于無人境不住天而已

黃漢臣曰看得此詩八面玲瓏修遠不獨深于詩兼

深于禪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
 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首句言李梓州泛舟餞何次句言何乘輅而還朝也
 次聯即景寓情山花相映發行人之景見還京者眾
 水鳥自孤飛言已獨淹留作客也
 曰垂霜鬢便覺蓬鬆憔悴之容曰把繡衣便見徘徊
 留戀之態用字入妙

故人去則公愈寥落矣公之心豈甘寥落于天隅哉
 直違心而不得不然耳

鄆縣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鄆縣屬梓州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野
 花隨處發官柳着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邵二泉曰鄆縣在成都東北地形高峻故曰憑高非
 也只送別之處或在高原耳公與兩判官有兄弟之
 好故曰所親久坐言不忍別也

從此而去。道路之遠，不無風波。故以非無浪警之。從此而去。春色之好，何必故鄉。故以自有春慰之。野花官柳，皆芳辰惜別之景也。公在梓州，客中送客，已為可傷。頻送不已，其傷益甚。安得不久坐，安得不惜芳辰。按久坐句，李于鱗改為久望。云此句貫下二聯，言我久望之間，離人所適之處，遠水有浪，則征帆之去速也。他山有春，則相思之念忘也。野花官柳，可惜芳辰之景，翻為離別之傷耳。末二句，正惜別意，愚謂即是

久坐亦不妨如此作解

花底

紫萼扶千葢，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萼花底也，葢花鬚頭之點也。紫萼包于花外，以扶花內之千葢。花鬚色多黃黃，鬚合于花內，以照萬朵之花。此公在花下細觀而得之，正當花開最盛之時。故合花之內外形容畢盡，二語已極花容之爛熳。疑從愛生，恐暮雨來而花色謝也。幸而無雨，又接朝

霞○霞○光○與○花○色○相○映○更○覺○花○容○之○妍○曰○何○事○入○者○亦○
 喜○而○過○望○之○辭○
 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滿○縣○栽○花○衛○玠○字○叔○寶○風○
 姿○秀○異○常○乘○羊○車○入○市○人○爭○觀○之○號○為○玉○人○二○句○形○
 容○花○之○盛○麗○潘○縣○言○花○之○多○衛○車○言○堪○令○觀○者○徘○徊○
 而○不○能○去○也○
 如○此○顏○色○之○好○安○能○久○駐○定○有○委○泥○沙○之○日○公○正○恐○
 人○不○知○耳○既○深○知○之○亦○復○無○可○奈○何○曰○莫○作○委○泥○沙○
 言○外○有○未○易○收○拾○之○感○

柳邊

只○道○梅○花○發○一作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一作

自○開○一作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

上遠愁入

此○首○咏○柳○更○寓○時○光○迅○速○之○悲○梅○花○之○發○方○當○臘○底○
 忽○而○柳○亦○新○矣○忽○而○長○條○垂○地○遍○葉○皆○開○則○柳○之○新○
 者○已○不○覺○綠○暗○矣○忽○而○紫○燕○翻○翻○燕○色○之○紫○與○柳○相○
 翻○柳○亦○疑○紫○忽○而○黃○鸝○匿○身○鸝○色○之○黃○與○柳○相○亂○柳○
 亦○已○黃○則○在○暮○春○初○夏○時○矣○末○借○漢○南○灞○上○之○柳○隱○

隱自喻曰老盡曰愁人則柳又逼秋冬之景矣
 胡遜叟曰漢南應老盡歎淹蜀也灞上遠愁人懷長
 安也用柳事調穩而味長
 王又宣曰八句之中抱感於四時作者渾然不露妙
 在藏註者砉然互分妙在確然七句是柳突起一句
 是梅所云柳邊梅也咏柳詩得此一句便高潔孤聳

望牛頭寺

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郫縣西南二里高一里形
 似牛頭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下有長樂寺樓閣烟

花爲一方勝概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一作秀麗春色浮一作山外

天河宿一作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

老回看不住心

通首皆望中之景鶴林靈仙觀也山徑既高而又繞

故春色外浮其殿直與天河相接

釋書以燈喻法六祖相傳謂能破暗也燈所以照夜

而白日亦無不照故云無白日即長明燈是也佛字

皆黃金布地邵二泉曰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易國

王太子祇園

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衆香偈轉不住心。退
無因果。公于此際不復敢爲狂歌。惟回看不住心。而
已頓覺平日狂夫之態。到此俱用不着。煞有大解識
在。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公言前所望山景繞曲而幽深。觀之尚有不盡之意。

更須上寺而盡觀焉。袞袞狀其上寺之貌。

次聯卽承上袞袞意。凡物方則能拘。能碍。圓則無拘。

無碍。袞袞圓象也。不徒曰出遊。而曰浪出遊。惟浪可。

狀袞袞之勢。然二句中已寓禪理矣。

三聯只以靜幽二字寫出寺中之景。花濃竹細。一切

任其自然。乃于幽靜無聲之際。忽聽鶯聲啼而且切。

真不知從何處而來。聽之移時。尚未肯休。然寺中亦

獨有鶯聲耳。觀一獨字。則人不易到。可知圖經云。山

上無禽鳥棲集。而此詩云鶯啼未休。則圖經誤也。

望兜率寺

佛書有兜率天宮故取以名寺侯圭東山觀音寺

記云梓州浮圖大小有十二慧義居其北兜率當

其南牛頭據其西觀音距其東圖經兜率寺在梓

州鄆縣南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一作閃閃浪花

翻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前三聯俱是望寺末聯方欲遊耳

山徑為密樹所掩寺門為深江所隔寫出可望不可

卽意

九章曰雲霏霏而垂字雲氣重指山徑言霏霏雲氣

籠于樹頂益覺山徑之樹密浪花翻指江深言閃閃

浪花翻于江上益覺寺門之隔遙二語隱承上聯而

望字之景愈出

惟雲氣當山而重則天之大小不復可辨所望者惟一

氣耳惟浪花隔寺而翻則佛之尊不復可見所望者

亦空餘耳六句相承總形容望字之妙

佛書有給孤園又有給孤長者既望之後方思清盥

隨喜故有上兜率寺詩與前望牛頭寺俱是先望後

上兜率寺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庾

信哀雖久何顛好不忘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

佛書真如實際邵二泉曰兜率真如皆古佛號此言

兜率有名之寺乃真如會法之堂兩句對起

趙次公曰江山自有巴蜀時便有之即牟叔子所云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之義棟宇則躬自齊梁也黃鶴

曰此謂江山占巴蜀郡之地蓋劔南道古梁州之

城漢巴郡蜀郡地也寺在梓州故云邵二泉曰江山

形勢兼有巴蜀棟宇躬立遠自齊梁葉夢得詩話云

詩人以一字為工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

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之間吞吐

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見于言外

庾信作哀江南賦所以哀者以金陵瓦解身窳荒谷

公自喻流離作客庾信之哀已久也後漢書何顛因

陳蕃李膺之敗為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

其豪傑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此聯所引蓋謂已雖久思故鄉而客中朋友之好亦有不能忘情者乃述已登寺所感之懷初無與于佛事也後岳麓道林寺云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與孤卽是此意

錢收齋曰石林詩話何顒見後漢黨錮傳與是詩之義不類當作周顒按周顒字彥倫音辭辨麗長于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于鍾山西立精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

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按文選李善注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于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公以顒自喻言極日雖去蜀而周顒之興未忘也按此公兩用何顒俱誤劉須溪曰似謂好佛豈誤記何胤耶胤侈于食味周顒勸令食菜應作周顒胡遜叟曰史稱周顒與何胤皆精信佛法周娶妻何食肉各有其累公蓋誤憶其姓用之耳愚按此詩作于梓州草堂在蜀豈在梓而忽憶草堂因憶草堂而忽思周

顯若云何胤周顒兩人錯誤則公詩無一字無來歷
 豈眼前姓氏反誤引且兩引何顒俱誤耶况庾信亦
 未嘗奉佛此詩中突引兩人豈一人奉佛一人則不
 必奉佛耶仍作何顒為是
 法華經云有大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
 也清凉禪師序般若心經云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
 衢之巨燭也結聯正承上聯言故鄉既不得歸徒懷
 庾信之哀且學何顒之尋幽耳乘車致遠欲上慈航
 亦尋幽之興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兵
 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首句亭之所經次句亭之所瞰次聯登亭所望之景
 三聯登亭所感之懷結以洒淚對花叢併登亭之興
 不覺廢然而返矣殘猶餘也謂止餘此數行淚而忍
 付之百花叢乎
 甘園

汪瑗曰公有章梓州橘亭七言律詩云秋日野亭



千橘香此甘園疑即章梓州之橘亭也

春日清江岸千廿二頂園青雲羞一作葉密白雪避花

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于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首句言甘園之地次句言甘園之廣甘開花在春晚

公遊甘園偶當春日也

次聯本言葉之青其密如雲花之白其繁似雪下一

蓋字避字覺其葉更青于雲足使雲羞其花更白于

雪足使雪避造語甚奇

蜀為遐方故稱邊使蜀柑入貢以筒盛之隨邊使而

去近至尊而開柑真有榮遇焉

太真外傳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于蓬

萊宮天寶十載秋結實宣賜宰臣結句言桃李雖先

熟不能如柑之得獻金門也既曰近至尊又曰獻金

門毋乃復乎蓋上二句例言蜀有柑貢此以桃李相

形便見其種之貴重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燕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翕面終宴惜征途沙

暖一作晚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上詩至解

五言律

更

卒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雲幕江亭之幕，雲喻其高也。柳影披拂，更舍于雲幕之上，柳更高于亭也。因在江亭，饑別故酒壺與江波相近。異方乍驚會面，天涯知己何其可喜。終宴但惜征途，離別酒筵何其可悲。只十字中藏無限曲折，公詩忽漫相逢，是別筵正堪叅咏。沙惟暖，故蝶隨風而下，低以就暖。鳧木喜浴，天晴更益其喜。此江亭所見離別之際，亦復關情者也。曰老大曰荒蕪，頽然放廢，真不堪對知己。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公以避難入蜀，故言竄身同病，卽相憐意也。言惟韋郎能相憐愛也。天下皆兵戈，無可往之地，不得不淹留于江邊。公與韋同情也。公在梓送韋，仍送至成都，兩人皆老于江邊耳。故曰春日鬢俱蒼。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送竇九詩結聯。

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今日南溪竹又在草堂傍
 近之地想此時抽梢合過墻矣韋郎先歸其為我一
 問訊乎憶南溪而不能歸故託之韋郎亦暗用看竹
 何須問主人意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峰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欄杆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
 馬行春徑衣冠起晚鐘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首二句言寺在山中但見林表之峰不見寺也苒苒
 不振貌寺為谷所隱不能振而起也娟娟便見秀拔

之意

在寺中憑欄而望其上處甚遠山在寺之上可知此
 寺之結構在重巒疊嶂間坐而觀之益覺其重耳
 騎馬觀山正當春徑整冠送別直至暮鐘見與少尹
 留連之久雲門猶言柴門公自言草堂在成都青寂
 之甚惜此別不得相從而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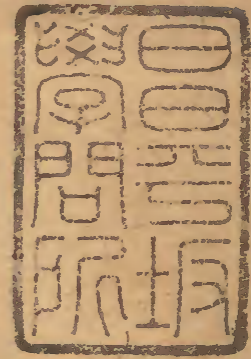
杜詩註解卷之五 終

五言律

五言律

五

五



林漢詩角

卷之五

辛

碎
韻
園

